

本土文本



绘图:瞿 溢

山上风大,草木茂盛,气温又高,风干干燥,易发山火,纸钱不能烧化,只能用石头压在坟冢上,香蜡也不能点,只能摆在坟前的供台上。摆放妥当,老先生再次把唐装下摆抻一抻,双手垂到中指对准大腿两侧的裤缝,屈膝在坟前跪下,双手朝前分开,手背接地,手掌朝上,弯腰向祖宗,叩一个头,头叩在双掌之间,然后站起身,双手合十作一个揖,接下来跪下叩头,起身作揖,再跪下叩头,又起身作揖,如是三次。这地方上坟的程序和叩首的规矩,大概国外没有,跟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区别。可老先生做得像模像样,程序和规矩绝对原装正版,丝毫不错。老先生的额头咚咚咚地叩在坟冢前平整的大地上。他仰起脸的时候,正午旺盛的阳光照着他的脸;俯下身去,脸上的阳光消失不见。老表站在一边,朗声对着祖宗的坟说道:“老祖人,您的后世子孙熊××来认祖归宗了,请受子孙一拜,再拜,三拜!三拜礼毕,认祖归宗!”

老表把“宗”字拖得像经文一样长,祷告的仪式感就出来了。老先生跪下去的时候,就开始抽泣。最后一叩首,老先生伏在地上,泣不成声。

刚才大家靠汽车载到山脚。返回的时候,老先生执意要走路,一千人随他步行。下了山坡,行至一座石桥边,他坐下来不走了。这座拱形石桥是缩微版的赵州桥,大拱的两肩上各有两个小

拱,桥下是清凌凌的河水。他说他小时候常跟小伙伴们到这来游泳摸鱼;夏天水大,他们脱光衣服,从桥头上跳下去,一头扎进清凉的河里。他说得绘声绘色,以至于让我相信,在这座竣工只有二十多年的石桥之前,在同样的位置上,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。可后来表哥悄悄告诉我,从前这里就是路的尽头,从来没有桥,木板桥都没有一座,更别说石桥。

老先生接着说,他在国外生活的小城市,从前是个小镇,小镇边上也有这样一座石桥,因一头地势平缓,另一头陡峭,那座石桥在大拱的两肩上,一头有两个小拱,另一头有三个小拱。他的三个孩子和七个孙子辈,都在这座桥边长大。男孩子下河摸鱼,在水里游泳,女孩子在河边挑野菜;他们在桥上唱歌、做游戏。有一年,他的大儿子不慎从桥上滚入湍急的河水,被一条正洗澡的水牛用头和角把那小子顶上岸来……当他向我们讲述那座我们都看不见的石桥的时候,犹如我在远离四川的启东,向我的孩子们讲述四川老家的一座石桥,情绪饱满,充满深情。我一瞬间有些恍惚,当老先生在讲述远方的那座桥的时候,故乡和他乡的关系发生了互换,仿佛万里之遥的那个地方,才是他的家乡。他的家不在这里,而在那头。

老先生说,他的夫人是居住地的本地人,他的下一代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既会说当地话,也会说汉语;到了孙子辈,从断奶就说当地话,没

有一个能流畅地讲中文了。对此他解释说,我这辈子走南闯北也算见过一些世面,就我个人来讲,我最大的体会是,随便走到哪里,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入乡随俗,也就是融入,一旦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社会群体中,人就活了,事情就好办了,事业也就打开了。要想融入,把一口地道的当地话学会,就是敲门砖和垫脚石。

他似乎在结束之前,用这一席话告诉周围的人,他不可能回到这里定居,他应该回到概念上的他乡、现实中的家去,那里有他的朋友、有他的子孙,有他大半生生活的各种细节,在那里,一切都是真实的;而这里,他的故乡,他却举目无亲;他回不来了,他的妻子也回不来,他的子孙更回不来。这里,留给他的,只有纯粹的乡愁。正如书上所说:回不去的地方,就是故乡;总想哪一天回去的情绪,便是乡愁。

春节期间,我到黄水镇老范家走亲戚。我奶奶姓范,老范家是我奶奶的娘家。范家有位表弟也在远离四川的地方承接工程,过年经常不能回老家,因此我回老家看望父母,必上他老家走动走动。表弟的父亲我喊表叔。表叔听我说起春节前几天的趣闻,甚为惊讶。他说:“那熊老先生是不是把小地名记错了?我们这地方的都知道这个名字;四十年前设村建镇,使用了个规范的学名叫蓝凤营,下沙湾子这个老地名就逐渐没有人知道了。”

狐狸闪耀

□汪益民

纯粹就是一只狐狸,与我描述什么、怎么描述没什么关系。最先是在高邮,汪老命名的大埠,一行人正在游览,我一转身,瞥见一只白狐在女墙上一闪而过。我以为那是看走了眼,但好几次同样的发现,让我坚信狐狸就在我周围出没。在掘港东郊拆迁工地我看见了一只赤色狐,在东园几丛茑萝与薛荔间,我瞟到又一只毛色汪亮的黑狐。开始几次见到狐狸,我会很激动,忙不迭向身边人求证,问他们是否也看到了,我非常希望得到他们肯定的回答。但每个人都茫然地看着我,摇头否认。

有些事情,只适合一个人知道,并永远成为保持在心中的秘密。有一次,我急于出门赶一个会场,可是眼镜找不到了,就我在房间到处乱转的时候,一只狐狸眼睛闪着幽蓝的光,轻轻地从窗外的水池边上不紧不慢走过去了。莫不是这个尤物已经进入我常住的城市了?这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不仅山东有,江苏高邮有,连我家附近都有了?由此推断,我们是否会碰到更多的狐狸,甚至是漂洋过海的洋狐狸?但我再没有将我的种种疑惑表露出来。

我周围应该有那个东西时常出没。只是它们的现身又快,又毫无定所,十分无常,一闪一闪飘忽不定,来不及细细端详。梦中遇到一只狐狸。离那种动物最近的一次,的确是在一场秋天的午睡里,我见到一只相当妖艳柔软的白狐狸,爪子像丝绸那样轻飘爽滑,一步一步踩踏在我身上,在

接近我胸口的地方停了下来,显得有些迟疑。我看得非常清楚,那个品相真是过目难忘,让我大气也不敢出,就怕自己一有动作,它就倏忽而去。

我对这么美貌的狐狸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打那以后,已经有好长时间(包括梦中)没有与这种心仪的动物照面了,难免感到有些沮丧。设法将这种情绪找一个安放之所不失为一丝弥补。如果我的怅然失意能得到赞同与认可,那是足慰人生的幸事。我开始留意别人的言行举止,推测别人是否也同样被狐狸进出过,然后灵魂再也回不到当初。凡此种种想法,让我每一天充满了好奇与希冀,连行为准则都发生了微妙变化,从前爱好独处,现在渐渐热衷于与人交谊;从前反感公共场所,现在陆续出席各种会议,不愿意放过诸如茶座,沙龙,论坛,经洽会,新闻发布会,寻找交流与暗中观察的机遇。

人海茫茫,线索缥缈。曾经在—个影院,我闻到了边上—个男子,身上有一股浓烈的狐狸的味道,这样的味道若是由一只漂亮的狐狸携带,那是不可靠近的高贵与优雅,但落在一个男人腋下,非但怪异,简直是有失体面,不可忍受。这两种气味里面有没有什么隐晦的渊源呢?我找了个理由与这位神秘的气味携带者攀谈,互留微信,但从他流露的言辞中,我没有找到狐狸的影子,连一根狐狸的毫毛也没有。

在人群中的各种眼神里,我也隐约看到了对于狐狸的渴望。许多人心里是有狐狸妙曼倩影的,但他们被语言所困,表达含混。年过七

旬的顾闻沪是我的忘年交,见多识广,素有口才,在城南“星城大酒店”—次聚会之中,他酒酣耳热,话多得利不住,其中提到了我所关心的狐狸问题,他发表了他多少年来在这座千年古镇老街,与狐狸的亲密接触史。他的表述博古通今,学贯中西,生动又具体。听着听着,我眼前出现了一只活灵活现的,苏北农村地区常见的中华田园三花猫。是的,一个年过七旬,毕业于高等学府的高才生,不过如此。

如果剔除梦中所见,我2016年见到最后一只狐狸至今,我从各种语言、文字、大量文献及画册记载中,陆续见到了关于狐狸的描绘,它们怎么看也不符合我的预期,充其量是大松鼠、小狼崽、波斯猫、蝴蝶犬……这些算是比较优秀的部分了,还有的勾画就更为不堪一提:将狐狸说成了海豚,雪豹的童年,介于马与驴之间的骡仔……甚至出现了一只肥大的黑色老母猪。

狐狸可能是我们能够闪烁其词提及的最后—种动物,它的背后,那是另外一个动物世界,以我们人类的聪明程度,只能隐约感到在狐狸身后,还藏着很多东西,至于藏着什么,我们只好保持着好奇之中的沉默。对于一只生活在我们认识边缘的狐狸,我们是多么冲动又多么无奈,往往是一句废话刚结束,新的想法就出来了,如此不停地浪费口舌,说了太多没有什么价值的话,每个人都这样打发着人类寂寞的时光。

虽然狐狸飘忽不定,我们对其莫衷一是,但既然有了这么个东西,世界就不是从前的世界。可以说,

这么个地平线上毛茸茸的小混沌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处境。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是长时间对狐狸毫无知觉,但总会有一天,他会像触电—样,被冷不丁作—下祟,从此不管事态如何发展,他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。除此以外,也有的人雄心勃勃,在那里耽于传说,摆弄着各种法器,招数用尽,想着亲近的戏法儿;更多的一批人纠结着、犹豫着,为再也说不出狐狸的样子而陷入忧伤。一只狐狸在我的办公室里,对着我支支吾吾嘴巴里念念有词,眼里饱含屈辱的泪花。

兴许是这样的,狐狸怎么可能是端坐在那些荒凉之处供我们细细打量的动物呢?它非常清楚我们的尴尬,但除了打几个哈欠,并不在意我们总是与它失之交臂。一只狐狸干净到纯粹,也许已经挣脱了历史,它在时间的前面眯着懒洋洋的双目,静静地看我们为它所做出的种种劳碌无功。

人的语言比直观更迟钝,而一只狐狸对我们愚蠢的理解,远比它在我们面前昭示的多。它也可能代表着人类语言的边界。一个人如果接近那个边界,预示着要承担孤寂,荒凉,孤独……种种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压力,再向前—步,世界就不在我们的叙事范围之内了,那里或许有着大量的狐狸。

—直到此时此刻,狐狸是狐狸,我是我。对于一只狐狸,我所做的已经很多,再无可能离它更进一步了。看着我写下的文字,越来越不像一只狐狸,也就只好选择就此放弃,从此绝口不提。



民间写真

记忆深处的上海天桥

□魏 伟

15年前,我在上海浦东的张江科技园上班。那时,周边还有许多没有拆迁的农民房,我便在离公司不远的村里租了一间安家。我每天步行上下班,来回都要经过一座天桥。

从草木萌发的春天到白雪皑皑的冬天,天桥上的风景四季都不一样。春秋冬三季,天桥上的人们来来往往,总是行色匆匆。记忆最深的是夏天,傍晚下班时,天桥两边挤满了男女老少,在纳凉也在看风景。对于见惯大世面的上海人来说,这偏离市中心的遥远地方,有什么新鲜和好看的呢?从人们南腔北调的口音,可以知道他们来自不同地方。从身上朴实的穿着可以判断:他们,不是来自附近的工地便是近旁的工厂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:“外来工”或者“农民工”。

那时,上海有一种说法:宁要浦西—张床,不要浦东—套房。如果不是地铁2号线的开通,这里和江浙的任意—个普通小镇没有区别,但这里毕竟是上海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时,站在高高的天桥上,能看见远处五光十色的东方明珠塔。我不止—次看到,天桥上的大人抱起或大或小的孩子,对着珠光宝气的东方明珠塔指指点点,讲述着什么。孩子则—律惊叹地欢呼。这些孩子,也许是趁着暑假从乡下而来,随着打工的父母来到大都市上海。能远远地看—眼传说中的东方明珠塔,已经让他们足够兴奋,回去后有了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,或许已经唤醒他们心中的梦想,甚至已照亮了他们今后的人生,也未知。

夏天的天气很热,我依旧每天从天桥走过。有一回,我加班

到夜深回家,走上天桥时,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只见还算宽敞的天桥上,密密麻麻铺满了草席,草席上睡着的,有父子,有母女,也有单个粗衣短褂的老人……他们姿态各异,或仰卧或侧躺,还有的靠着护栏坐着,头歪向—边睡着了。在溽暑难当的夏夜,高高的天桥上蚊子很少,不时有习习凉风吹来,倒也舒适。就这样,天当床,地当铺,人们有的已经响起了鼾声,有的还在窃窃私语。

唯一让过天桥的人感到不便的是,不好下脚。我只得绕着有空隙的地方走,脚步尽可能轻些,免得惊醒这些已经进入梦乡的人们。他们是谁?来自哪里?是谁的儿女,又是谁的父母呢?因为种种原因,在夏夜,背井离乡的他们,露天睡在这上海郊外的天桥上。或许宿舍太热,没有空调,或许初来乍到还没有找到工作,但幸有这么—座天桥可以暂时容身,让桥上的风吹去忧伤,让思乡的心得到安顿。

据说,如今上海的很多天桥已经被拆除了,我不知道张江那座还在不在?天桥的出现,最初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人车分流,缓解交通拥堵。无论是造桥还是拆桥,肯定都是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。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加快,天桥容易遮挡视线,减少了城市空间、破坏了周边景观等缺点逐渐显现。它必将会被以地下轨道交通为主的现代通行方式所取代。

—座座天桥见证了城市快速发展的历史,连接起的过去与现在,也见证着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。那些当年在天桥上睡过的人们,早已经分散在茫茫人海。可是我相信,在记忆深处,他们也—定会忘记,在城市的一隅,那曾经给予过他们安慰和庇护的人行天桥。

江海新韵

秋梦

(组诗)

□江 隼

在梦里
我懂得了知而不言
鱼鰾被射出,
一路向北
水面立刻劈出
—条长长的直线
像极鱼身上的侧线

南窗外
有两堆山丘,
正在隐隐发红
屋里没人,
只有沉默
后来
你终于说了—句:
去烧茶喝吧

秋雨沁在诗集的目录上

窗外正落雨
我坐在阳台上
翻看—本诗集
诗集的目录
也是—首诗
想起两首关于雨的诗
—首来自博尔赫斯
—首来自余秀华

无需抬头,
知道雨还在落
—粒粒橙色的光影,
又知道
阳光出来了。
雨没有停
雨似粉屑,
被风筛过来
两三点,
沁在我手臂上
七八颗,
沁在诗集的目录上

目录恰似菜单
秋雨即是秋雨
当我看诗的时候
其实什么都不在看

倘若要說在看
那就是在看:
—片秋天的树林
—场狠狠的雪
—个人的白月光
—棵风中的稗子
摇摇晃晃
被蝉翼的光影笼罩
我变得心不在焉
昨夜醉酒的头,
现在才开始疼
乙醇从葡萄枝头出发
走掉了一个夏天
来到我与目录之间的
此时此刻
是它们的八千里云和月
组织这些文字的手,
从头到尾
什么都不在写

采花

晨光中想起刘禹锡:
我言秋日胜春朝
采花很小,
明黄,细碎
小小的采花往下落
—粒,二粒,三四粒
漫不经心地
夜以继日地
—粒粒积在车顶
有时掉在人头
作为前奏
采花
铺开仲秋的主题
—位女子走过,
从手机里抬眼
笑着逗狗,
就像逗—个孩童
她的短发上
黏着—粒采花
秋风拂过,归途中
走在斑马线上
—只白鹭从头顶
展翅掠过